



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句非前朕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先歸省于閩命叙送行某詞以末第言不為時重輔文曰吾所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末第為重輕哉愚由是不得讓鱗群之衆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之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異於鱗羽者惟其稀出耳嚮使口百時千盈川溢陸則蛇虺鳩雀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由漢迄唐為擢賢之首也家瀛之大億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纒于千有司計其名者復止于三十其不為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体物諷調與相如揚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於文陣而聲光振起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寧慶之辰為鄉里改觀孰不謂人之龍鳳乎懿哉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六序目錄

宋

蘇明允二篇 歐陽永叔七篇 石守道一篇 宋子京一篇

程正叔二篇 王介甫三篇 姚鉉一篇 邵堯夫一篇

蘇子瞻四篇 陳師道一篇 張文潛一篇 呂伯恭一篇

馬子才二篇 陳宛丘一篇 曾丰一篇 陳同文一篇

朱仲晦一篇

元

王盤一篇 李冶一篇 金履祥一篇 劉夢吉一篇

郝伯常一篇 姚端父一篇 戴侗一篇 虞伯生四篇

趙世延一篇 元復初二篇 吳幼清五篇 馬伯庸四篇

王學一篇 柳道傳一篇 揭曼碩一篇 曹元用一篇

蔡文淵一篇許有士一篇謝端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六序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六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序類

宋

族譜序引

蘇明允

蘇氏族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

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見於服。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友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後死而生。不爲我弟。弟之情。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

送石昌言北使序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疆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

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永叔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

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營

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崗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竒備麗云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一二而不

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莫如一。予性頗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牙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勿彼也。

送梅聖俞歸何處言下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中，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是。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

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韻總序

倕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揚之徒。亦極其辯而莫能彈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外。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畧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擲之於髮。續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



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就而正焉。鑿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 蘇氏文集序

予有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斃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排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凡人

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平而及出于治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

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詩  
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特文  
之弊。下詔言。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  
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  
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  
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  
而即之溫之。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  
擊而中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  
名而一斥。二三大臣而不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  
全。今也。列於禁籠。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  
豪俊。一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  
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剛正黃庭經序

遊

無名子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  
號為無僊子。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  
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僊。此  
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  
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夫關而盡其天年。此自古  
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  
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  
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  
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  
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  
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

之術者無所不至。如草木服金石呼吸日月之精氣。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者。則易為訛舛。今家以異本。莫可考正。無僂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書。獨為有理。較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僂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

唐鑑序

諺意。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求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石守道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車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盛矣。武氏變唐為周。常庶人安樂。公主醜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揚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

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  
輔國之侮。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爲季述之囚。辱臣眇  
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  
之禍。則林甫國忠爲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爲之也。陳慶之  
弑。則皇甫鑄爲之也。嗚呼。奸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  
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  
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皇甫鑄。則亂。自武  
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  
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宗。武。宣。僖。昭。權在中官。  
而唐祚終去。詩曰。赫々宗周。褒姒滅之。然則魏々鉅唐。女后  
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  
事迹。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  
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  
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縣々延々。乍傾乍安。心  
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爲國者。鑑李氏之  
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奸臣。則國祚  
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數十  
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慶曆兵錄序

宋子京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書。缺有間矣。夏商以來。乃能言之。  
緣并田作乘車。即鄉爲軍。因田爲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內  
強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  
士皆土着。有格死無叛。上唐法則然。晚周力分諸侯。其弊弱  
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公國相軋而亡。漢末權假疆臣。其弊勢

伴則疑力寡則隨故僭邦鼎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帥其弊樂  
姑息厭法度故羣不逞糜潰而爭由是觀之始未嘗不善而  
後稍陵遲也宋興刻五姓餘亂一天下之權僭藩納地授帥  
嬰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  
司隸焉卒之銳而票者充之或挽疆或蹋張或戈舡突騎或  
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焉卒之  
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恃兵唯邊蠻夷者時與禁  
兵參屯故專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隸焉人之  
游而墮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壹事專故  
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管有常廩有橫賜四曰民兵農之  
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爲之數有部曲無管壁闕者  
取補歲一閱焉非軍興不得擅行此國家制軍大抵如此然

兵無常帥師無常領權不外假力不他分此其所以維萬  
愴四夷鼓行無前而對天下者也慶曆五年令參預貳卿  
陽丁公以壯猶宿望進使樞省惟是本兵柄按軍志無不在  
焉而叢分几閣非甚有紀公乃搜次首末鉤考纖微撥其攻  
守戰者爲禁兵民兵錄五篇合羣曹所分摛諸條所隱彙  
而聯之部分班如也離而伴之區處戢如也彌衆而易見愈  
詳而不繁雖五符畏并邊瑣曲折歲列廢置月比耗登披文  
指要坐惟而判蓋簡精之決要蒐乘之總凡錄成乃上於官  
且俾序作者之意謹按軍篇之首公各述所由前劄後因聖  
繼神承既有第矣近衛別錄示有尊也餘軍不載畧所緩也  
文約事明成一王法惟公達練多聞以忠力自結於上處機  
有不周歲擢貳鉉台曝誠明翊權綱有德有言天子之寶臣歟

易序

程正叔

易之爲書伏羲始作八卦文王因而重之孔子繫之以辭於是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着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也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

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

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享壽息道之  
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  
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  
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  
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  
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  
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  
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  
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  
游夏不能贊一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  
夫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

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  
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  
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  
專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  
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  
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  
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  
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  
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  
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  
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  
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矣。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者。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私而爲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脫傳註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關也。庶幾不失其所必具者與。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

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々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牙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々然而已矣。子牙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曰。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文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俟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難。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



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  
臣之事固有時矣煦々然仁而已矣予々然義而已矣非予  
所以望於升之也

字說序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  
於一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  
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  
皆出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  
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岳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  
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  
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詘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  
之能為而許督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為二

賦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

終不得大用但侍從優游而已如司馬遷揚子雲東京

二班崔蔡之後皆命世之才垂後世之法張大德業浩然无

際至于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並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

之氣嚴聳潘陸之風格舒顏謝之風麗藹何劉之婉雅雖風

興或缺而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騷終于本朝

盡索歷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之三十卷號曰文選亦一家

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潘靡曰繼下逮隋季咸無取焉有

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於庸蜀始振風雅錄是沈

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入至道洎張燕公輔相之才

專撰述之任雄綽逸氣登動如蘇許公繼以宏麗丕變習

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六上常揚以三盤之体演絲綸

下常揚以三盤之体演絲綸

下常揚以三盤之体演絲綸

下常揚以三盤之体演絲綸

郁之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群流，獨高遠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陵轡轡，首唱古文，過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遺炳焉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揚孟斯得之矣。云王於賈常侍、李補闕、元容州、獨孤常州、呂衡州、梁補闕、權文公、劉賓客、白尚書、元江夏、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真元元和之間，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世傳唐代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間氣、極玄、又玄等集，賦則有甲賦、選桂香等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子名求試者之急用耳。豈唐賢之跡兩漢有三代，而反無類次，以一嗣于文選乎。茲不揆昧瞶，編閱詳集，耽玩研究，綴青續華，十年于茲。始就厥志，得古賦樂之

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爲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於古雅爲命，不以雕篆爲工。故侈言蔓辭，皆不取。觀夫辭賢之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者固，亦不能測研，幾而窺沉慮，故英辭一發，復出千古。琅之玉聲，粲之珠光，不待汎天風，激海波而盡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之文，其至乎。

伊川擊壤集序

邵堯夫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於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

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剛詩十去其九，諸侯千石，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賦于怨慙，榮達則專于淫，以身之休感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而為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為利，覆則為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為水之害。人若外利而

蹈水，則水之情亦猶人之情也。若內利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郭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分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焉。焉。况觀物之樂，復有萬焉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不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謂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

間情累却兩相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泐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諫因言成詩因諫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情性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眾而持危者寡志士在歐向則以歐向言故其詩名之曰尹川擊壤集

古士第

蘇子瞻

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眾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作揚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可加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

使揚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大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遠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

聖京。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

爽。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掛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大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中心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溫。蓋

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樂全先生文集詩序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士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具其全。今若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焉乎。士不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

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可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下不盡於人。則必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躅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斷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它詩文。皆清遠雅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

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年餘。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日論其大畧。以待後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它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四。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化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况其文乎。凡為文若干卷。若干首。

田表聖奏議序

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者乎。吾於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在昔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畧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王平甫文集後序

陳師道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在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三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君平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綬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推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之不全。質者不華。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盡天下之美。則於貴富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于家。信于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于世。薦聲詩於文廟。施典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既序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沒。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于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隆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張文潛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固有其才可以爲而不達。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爲將。其言哀痛。反復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不知。皆爲垂涕。至論霍去病無



他美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之絕。夫子長不少假借於屢勝之去病而獨拳。於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予奪之際如此。嗟夫。豈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大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大木百圍僵仆而死。秋水時至。溝畎有一漑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鱉物固係其所遭者哉。

周禮序

呂伯恭

周禮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于太古。成于周。故曰周。若昔生民有欲而無禮。乃亂胥戕。胥虐人類。且盡。惟皇上帝哀我民無盡。劉首生聖人。本性植禮。以養天下。惟爾靈承罔敢暇逸。迺始仰乾順坤。以奠宗廟。治山龍表川。以位貴賤。相生者為父子。係相台者為君臣。民物相合者為兄弟。夫婦賓主。

友三者。建而天下之為大紀者定。民始得齊敬。惡胥保惠。有其躬。以至于茲。今日皇乎篤哉。皆古禮之遺澤也。然自剖極立元。初規兆。築民生。未繁。王業未鉅。以故樸而弗彫。伉而弗文。若作室家。既基既宇。而丹雘塗墁之未具。日增月加以至于大成。實有待於來世也。粵若誓古。陶唐氏作。視包犧之禮已浸克有成。九族萬邦。黎民四時。百工之道。固已煥乎其不可掩也。有虞氏夏后氏。率治而增賁之。禮樂日新。法度日著。誓典揆謨。維見可觀。若七政若六宗。若五瑞若四符。若九官十二牧。若六府三事。三壤庶貢。皇。乎帝王之備典也。而繇後視前。尚曰弗縟。忠賢相病。未有殫極。及于周而王道成焉。當是時也。世變極。治體備。文武成康。四聖代作。周召毛畢。衆正悉登。九土清晏。八荒會同。於以纂四代之弥文。為萬世

之極則乘時應機。若書必焚。確乎其不可拔也。越成王即位之七年。太師兼冢宰。臣且定都於洛京。以措太平於千萬年。始具經禮。勒爲成書。識一國號。茲用詔以傳遠。垂範無極。蓋自堯舜至是。凡二千餘年。而是書始出。則禮既大備。而不可復加矣。嘗試迹之。凡宇宙之間。一物一名。無鉅細。無遠近。無幽明。生死罔有絲毫遺軼。不具以勤後業之補苴者。浩乎博哉。圓生方育。海停岳萃。不足以議其博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然嘗輯其凡有三。而所以盡者一。何謂三。曰天曰地曰人。何謂一。曰中。爰自祭祀推步。占卜。祿禘之官立。而天事備。國都郊野。道路險固之官立。而地事備。治教刑政。禮樂事工之官立。而人事備。惟茲三者。以有目。咸勤延若。厥中則罔攸覲。官之元聖意。微見其辭。若田以爲民。亡大哉言乎。民非中弗克。胥正以生。中非禮罔與。聖天下與來世。茲實上帝佑民之本旨。而堯舜禹湯所以陳<sub>二</sub>初立度以啓我後人而底于大成也。聖人抽閑發鑰。俾遐邇日心訓。亦瞭然著矣。惟古作書必序厥指。易有序卦。書有孔氏之文。詩有卜商毛萇。衛宏春秋三傳。有杜預何休。范甯。惟茲大典。闕然弗修。杜子春。鄭興。康成。更授迭釋。維訓詁句讀。是究是圖。莫有秉筆以揭万宗統。不亦陋哉。是用追述端緒。以訂于前。

送陳自然西上序

馬子才

朔風驚沙。枯梢號寒。子行亦良苦。聞之京師曰。米如買珠。新如束桂。膏肉如玉。酒樓如登天。驟雨至矣。黑潦滿道。則馬如遊龍。清霜激風。客衣無襦。抱膝而苦調。則火如紅金。子之遊京師。所以恃此具者。其挾幾何。豈子之家位高金多。父母兄

弟渠、款、厚撫以遺子乎。曰：無有也。豈子之鄰里鄉黨相悅以義出門，碎東家而西家已待贖矣。寧有是乎。曰：無有也。豈子之昵親挾友入室握手，說無說有，把酒相別，飲酣氣張，有解劍而指廬者乎。曰：無有也。豈子之於京師公侯富貴之家，舊與款厚，有哀王孫而進食者乎。曰：無有也。然則子之此遊，挾何術以往。曰：吾視囊中不見乎有物，視吾胷中耿者尚在也。以吾之耿者遊天地，庶幾必有合乎。予聞其言而壯之，曰：今人適百里，必宿春而浙乃敢出門戶。今子有數千里之役，徒手以往，浩然無憂，予因驚惟子矣。果如子言，予來春於江南林石之下，聞此方有焰者，必子也矣。

子長遊贈郭式序

予友蓋邦六世孫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以有志

於每大出此

以書求之，則於身下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載天下名山川壯麗奇恠之處，與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乎可以知一文矣。子長平生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亦直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今於其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沂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渚，涵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瀟而淵深，見九疑之絕，緜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煙，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弔大夫之冤，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班，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

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暗鳴。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遊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鬼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若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乎。謂欲學子長之為文。先學其遊可也。不知子遊以采奇。而欲操觚弄墨。組綴腐熟者。乃其常。耳昔公孫氏善舞劍。而學書者得之。乃於神庖丁氏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其妙。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絕縱詭觀。何以異於此。子果能為我遊者乎。吾欲觀子矣。醉把盃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隄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子長乎。子畏子長。畏子乎。不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文潛

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為變易。北大而重。故為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輕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為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

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為備禦猶今日之信比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羗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驚于中國祖宗受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羗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某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若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鴟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呼亦過矣。定武虜酋也其容有海平某頃在洛陽與劉几著語遣事几老將也謂予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日膳而平日禁其為樂為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推牛醜酒豐牯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某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疏惡終日受享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將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討口腹之贏此何為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不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予無以贊子矣。

送羅以寧上書歸鄉序

曾丰

淳熙十有五年秋豐城布衣羅氏子以寧投匭上書三上而三不報浩然歸歟顧余同館又同為江西人獨見善厚行業

具揭來告別億其辭色若欲得余贈者乃與坐有頃為言三代取士一出於學故天下無不羈之士七國取士一出於客故天無有常之士至於漢去七國未遠雖漸興學而未容頓禁客故士之出入於客與學常相半而取士則別設科目不一途而足夫科目繩尺事也有常之士所樂趨而不羈之士所厭就故士之出入於學者相率而應科目晁錯公孫弘董仲舒魏相杜欽之徒是也彼出入於客者往轉而它售或上書獻頌朱買臣徐樂司馬相如車千秋之徒是也方今取士之法自廷尉而賜第者十之九自舍選而釋褐者十之一自囊封而授官者率千百不一二故上而祿于朝次而祿于州縣大抵有常之士也不羈之士雖間出焉求其稍能自致美官者始有鄧析次吳曾又次戴之部之徒十數人耳夫

天下無事朝廷之上惟簿書獄訟是務雖庸夫高枕而有餘至於邊烽猝警羽檄交馳雖聖人夔足而不給况區區有常之士哉以寧挾不羈之士乃於庸夫高枕之時出售其說三上而三不取無怪也橫渠張公少喜談兵質於范文正公責以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勉之讀中庸橫渠公退而變所習卒為河南學者宗師自未言之講學之功大於談兵固矣自初言之談兵非無益於人之國者而遽責之文正公豈沮人赴功名者哉誠以橫渠之資可進於道不止於兵機吾遽以談兵予之彼且自滿不復折而入於道是以寧固拂之俾勉其大毋姑順之俾苟安於小以寧歸余敢誦所聞以薦焉今所上書中天子意急徵而驟用雖少慰初志其終所成要不過鄧酢輩耳不然而竟歸雖初志亦未愜然繼自今以

趨時之心趨古以談事之口談道它日學成則爲橫渠公不  
俟其成而姑爲時出猶不失爲有常之士如公門人顧決擇  
如何耳所親劉純叟余友也於理道明歸以余所告之之屬  
爲決擇會得其當焉

送友人遊武林序

陳同文

古之達者求士今之達者厭士嗚呼其世變愈下矣乎古之  
士耕雲釣月齒石耳泉幅巾孤頂扁舟斷涯或悽歌而愴吟  
或談諧而笑吁浩乎其自得而頽乎其處順也與其闖伺於  
侯門孰若北牕之高卧與其乞憐之千言孰若爐香之一卷  
達者曰是非可以利餌之也遂辭以爲媒厚禮以爲羅庶乎  
其致之也否則彼有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而已而吾君孰與  
共理哉故古之達時宜者非掠禮士之美名也自世變愈下

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  
條流以附于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  
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  
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  
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  
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  
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  
之分其不同故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  
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  
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  
其所至切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  
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今錄其言非敢

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直毛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未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荀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誇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之矣其為害豈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

元

大定治績序

王磐

臣聞假器莫便於比鄰取法莫宜於近代殷有天下監於夏周有天下監於殷漢之論事者每借秦以為喻唐之進言者多引隋以為比豈不以時代相接耳目見聞有以闕其慮而動其心乎金有天下凡九帝共一百二十年其守成之善者莫如世宗故大定三十年間時和歲豐民物阜庶鳴鷄吠犬煙火萬里有周成康漢文景之風夫有以致之必有所以致

而長實者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謂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焉乾道壬辰新安朱熹序



之者。蓋不徒然也。謹就實錄中據其行事一百八十餘件。名曰大定治績。以倍乙夜之覽。其於聖天子稽古之方。不無萬分之一助云。

測圓海鏡序

李冶

數本難窮。吾欲以力強窮之。彼其數不唯不能得其凡。而吾之力且憊矣。然則數果不可以窮邪。既已名之數矣。則又何為而不可窮也。故謂數為難窮。斯可謂數為不可窮。斯不可何則。彼其冥冥之中。固有昭昭者存。夫昭昭者。其自然之數也。非自然之數。其自然之理也。數一出於自然。吾欲以力強窮之。使隸首復生。亦未如之何也。已苟能准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數。則雖遠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狀。未有不合者矣。予自幼喜算數。恒病夫考圓之術。例出於牽強。殊乖於自然。如古率微率密率之不同。截弧截矢。截背之互見。內外諸角。折會兩條。莫不各自名家。與世作法。及反覆研究。率卒無以當吾心焉。老大以來。得洞淵九容之說。日夕玩繹。而鄉之病我者。始礫然落去。而無遺餘。山中多暇。客有從予求其說者。於是乎又為衍之。遂累一百七十問。既成編。客復目之測圓海鏡。蓋取夫天臨海鏡之義也。昔半山老人集唐百家詩。選自謂廢日力於此。良可惜。明道先生以上蔡謝君記誦為玩物喪志。夫文史尚矣。猶之為不足貴。况九九賤技能乎。嗜好酸醎。平生每痛自戒。救竟莫能已。類有物憑之者。吾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故常私為之解曰。由技進乎道者。言之石之斤。扁之輪庸。非聖人之所予乎。覽吾之編。察吾苦心。其憫我者。當百數。其笑我者。當千數。乃若吾之所得。則自得焉耳。

寧復為人憫笑計哉。時戊申秋九月晦日藥城李治序。

通鑑前編序

金履祥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為編年曆。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失於簡。今本之以經翼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故。解其詞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接于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為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為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

莊周夢蝶首序

劉夢吉

周寓言夢為胡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為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為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材高意廣。有不能自己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

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橫於紛々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詫夫家人時俗，而為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為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為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于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為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寧之徒，固不足道而失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始藉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詞已矣，其遺說亦其夢中之一榻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也。而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者，畢落揚內翰，而序圖者，劉因，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續後漢書序

郝伯常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

以宗子繼漢即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一而入于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為偏霸僭偽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篡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註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續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為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為僭魏至晦庵先生朱熹為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營聞縉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乃破橐發凡起漢終晉以更壽書作表紀傳錄諸序議贊十二年夏五月借書於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註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判定歸於詳實以昭烈篡承漢統魏吳為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偽曲折隱奧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初首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為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矇昧一時流光百世

故韓愈謂以彼校此孰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書，蓋亦古人之志也。

送宰先生序

姚端父

至元三年三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予將游秦，子能叙予茲行乎？予掉鞅游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又秦士捨脩撰，雷君亦莫有一識予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子言，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者焉。蓋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既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為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為先生誦之。有揚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也博而肆。尤志史學，讀至落、奇傑之士，必

惻然思見其人於今，使先生之至不嫌於有。

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子也。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為古奇傑士之恒態，必闕略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矣，其尚有合於斯人歟？又有韓邦、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於燧，若韓之儔，官劉之天質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微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為燧一訊安焉。

六書故序

戴侗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詞，書雖多，摠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

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為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徒支離傳會而不適於道。至與曲藝小技下為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聾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於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墜。爰據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即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刻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南昌劉應文文藁序

虞伯生

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寫委折演注。至於南。水益大。故生人稟是氣。有多能文章。而其為文。又能勝。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體。故言文者。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常以怪詭。推霍閃避為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不可解而絕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殆小。問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為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入。之終日不能了。而下者。迺突兀其首尾。輕。其情狀。其。請。詭。立此應彼。以文為事。嗚呼。此何為者。夫大抵其人。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後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怪其禍之至此。不可收拾也。嗚呼。為文章者。未暇終論。古今天下也。即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南豐。非其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

取其書而讀之。凡此之所為。有合於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已之謬可知。而曾不出此何也。蓋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發於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義德制行。所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為寡陋而為能者不知思也。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况三君子之上。有當知者。尚遠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命。則亦惜乎秀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豈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均資深。少於余一歲。相好也。不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以觀資深之意。深有望於其子矣。余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健而不怒。其連中於有司。而分教一郡。宜矣。信乎山水秀闊之所鍾者。誠有可者也。然余聞之。傳曰。觀乎會通。以行其典禮。非觀乎會通。固陋而已。夫正其所已。能而進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

居江西三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於江西得無情乎。矧吾友人之子。余安得不以憂吾江西之文。敝者而告之。應文。頌應文之勉之也。

祭孝子詩叙

禮之起。其初蓋緣人情。而聖人節之以天理之攸當而定之。使之質不過於鄙野。文不至於虛浮。如是而已矣。今有能緣情以盡其心。若揚州孝子蔡夢祥者。宜在乎君子之所取也。蓋昔有丁蘭者。傷親歿而不得見。刻木象而事之。飲食溫清奉之。若生存。夢祥慕焉。其父歿廬墓三年。刻木象父事之。母歿亦刻木象母事之。自閭里郡縣咸共驚異。部使者覈實。有司上其事。朝廷再表其門曰。蔡孝子之門。古者親喪未斂。刊鑿木而為之。重既葬。作主而事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其制

可得而言矣。蓋以粟若堅木為之，負其首象天也。方其跌象地也。陷其中象其心之虛。其顛之，以其姓若諱，竅其兩旁，當其長三分之一。若以通神明之出入也。題其面曰某親某官封之主。儒先君子率是而行之。蓋求之至而議之精矣。故昔有画像而祭之者，既而曰：一鬚髮之不似，則為它人矣。於是不復用。然後知主道之所以為盡善也。是故其將祭也，必先齋焉。思其居處笑語所著，若將見之。及祭而後，奉主以出，時管灌鬯求之以形氣者，微矣。有尸有祝，求之以神明者，著矣。既祭則藏之，言不可藝也。一之以神道，則已疏。一之以人道，則近於不知。故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孝子之道備矣。先王之制禮可考也。而近世學不講，公卿大夫之貴，宮室擬王者，而祖考無所於食。淫神異鬼，則象而事之。而祖考之神明無所於依也。則孝子之為木象也，幾主道矣。緣其情之所起，而知進於禮，則孝子誠足以為天下勸。於茲父濟，當天兵渡江時，嘗率泰興江陰之民，迎河南武定王之軍。後有戰功，遂歷泰興尹、泰州監使。以殫夢祥，以宣命為河南投下管民總管云。大夫君子賦詩美孝子。太常博士虞集為之序。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叙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公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於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又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澄伯氏之孫也。來語集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常叙其事，以啟羣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



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  
間。舉酒為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庶者。父老幼稚  
咸集。莫不歆羨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為我後。為之可  
乎。集曰。昔之壽朋。見咏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而高隱於深  
山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  
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咏詞。以  
為一代之良美者。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  
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絕乎。且夫太平之世。物  
亦有盛而異者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  
而樂道之。况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嘉瑞生焉。人  
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  
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溯三翁始生之年。國家方  
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也。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  
淳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  
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列聖百年之治  
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  
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  
推本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集也。屬書東觀。敢  
不具錄乎。

送冷敬先叙

初集從親僑居於大江之西。當兵戈甫定。故家舊族。雖可指  
數。而子孫漸就流散。卓然不泯其世者。蓋甚少也。大德中。集  
始來京師。江左耆舊。盡名故國衣冠之裔。同仕於朝者。則有  
永嘉鄭公兄弟。新安汪君漢卿。都昌曹君伯明。與今翰林待

制四明表君伯長數人而已。今十餘年。獨集與表公猶在於此。最後至者。得冷君敬先。亦令族也。嗚呼。昔者大夫士懇於詩書禮義之尚。其澤未必若是易斬然也。氣之興衰時之得失。殆有使之者。不然則隱去而未章者。尚多有之也。嗚呼。國朝興王之初。其勛勞功多之大臣。天下所共仰。曾未數十年。而一日勃然赫然以貴顯者。未必皆其子孫也。况欲責諸寥々異世之墜緒者哉。雖然。德盛者福澤常深遠。材薄者傳委常短近。則固可信而不誣者也。惟冷氏世望豫章。自經略公事業表々當世。而縣令君遺事。見今禮部元尚書所撰墓碑者。可傳信。是以敬先温温儒雅。有退讓之風。非朝夕之積者矣。夫天下之美才。適一時之用者。豈必皆不自特起。而君子之觀人。尚論其世者。忠厚之道也。敬先暨仕而遽歸。士君子愛而勉之者。皆為詩以為贈。而集竊有感焉。故又著其說以為叙。

### 南唐書叙

趙世延

天曆改元。余待罪中執法。監察御史王主敬謂余曰。公向在南臺。蓋嘗命郡士戚光纂輯金陵志。始訪得南唐書。其於文獻遺闕。大有所考證。裨助良多。且為之音釋焉。曰。屬博士程執等就加考訂。鈔板與諸史並行之。越明年。余得告還金陵。書適就。光來請序。按南唐本紀。李昇系出憲宗四世。間閔困阨。纔有江淮之地。僅餘三十年。卒不復振。而宋滅之。雖鷓鴣小。觀其文物。當時諸國莫與之並。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而張延翰。劉仁瞻。潘祐。韓熙載。孫忌。徐鍇之徒。文武才業。忠節聲華。炳耀一時。有不可掩。矧其間政化得失。興衰治

亂之蹟有可為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竊謂唐末契丹雄盛。虎視中原。晉漢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謹。顧乃獨拳拳於江淮小國。聘使不絕。嘗獻橐駝并羊馬千計。高麗亦歲貢方物。意者久服唐之恩信。尊唐餘風。以唐為猶未忘也邪。宋承五季周統。目為僭偽。故其國亡。而史錄散佚不彰。然則馬元康胡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至山陰陸游著成此書。最號有法。傳者亦寡。後世有能秉春秋直筆。究明綱目統緒之旨者。或有所考而辯之。姑識其端。以俟君子。余前忝史館。朝廷嘗議脩宋遼金三史。而未暇。他日大史氏復申前議。必將有取於是書焉。

吳幼清先生南歸序

元復初

上守大室之八年。用大臣薦起臨川布衣吳先生。應奉翰林文字。大夫士相與舉手交慶。曰。朝廷不靳官賞。遠下林莽。高人端士自蔽於不耀之地者。固將撫抱振迹而興矣。賢能並用。則治具張。治具張。則太平之象見。是故一事得。天下之人莫不策厲以自顧。一事失。天下之人亦莫不沮喪以相吊。舉措不可不慎也。如此夫。或曰。吳先生居於深山曠澤之間。五十餘年。耕釣以供衣食。無所仰給於人。其氣淵朗而和粹。其學正大而明溥。擔然怡然。游心於詩書之苑。殆以是終其身者。能為一官而起邪。或曰。朝廷清明。天人相協。民物安阜。制禮作樂。政當今日。思得博碩隆古之士。揖讓贊襄於其間。不果於忘世。不必於售已。道足行於一家。達可行諸天下者。易之義也。吳先生明易者也。殆以是促裝速駕。就道疾驅。詎肯焦槁林壑而為一夫之事邪。命下之明年冬。執事者以官曠別

授而先生乃始至。大夫士相與議曰：內翰須賢而得遺逸，與治會才而旁遠，陋嘗相與慶之。今若此，又何也？蓋虛位以待士者，朝廷之寬典也；遲命以避賢者，先生之盛心也；非黜祿以給士也，而得人為急；非嫌官以慢上也，而以讓賢為尚；予辭無憚，不兩得歟？或必其不來，或必其速來，皆非深知先生者也。居京三月，却迹治歸，去來容與，若無足動其心者，不矯抗以干名，不奔趨以射利，嗚呼！其有道之士哉！於先生之歸也，乃叙其所以來。

送馬翰林南歸序

上患吏弊之深，以牢也，思有以抉而破之，於是攷取士之法，倣於古而不戾於今者，乃設兩科以待國之士。諸國士漢士，上南士第一名，品第六，第二名，品第七。天下翕然以應。英翹之上，被鄉薦而會試南宮者百三十五人。雍古士馬君伯唐，巍然在一科之首。及廷對大策，復在第二。於是吉震京師，出則群人爭先覩焉。既而官之曰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而其弟祖孝亦以科名得陳州判官。吁！榮矣哉！來告余以歸省其母，又以余忝在試官之末，求言以華其歸，伯庸之名顯於天下，垂於後世，歸不待余言而華也。雖然，竊有告焉。余侍臣也，每聞上旨，無或不在儒者。有曰：儒者守綱常，如握拳然。嫉者曰：俗儒迂闊多窒，有曰：處大事立大議，則吏不彼能也。乃黜吏者之秩，而發其機牙，峻之隄防，風俗為之一變。若曰：吾將收儒之效矣。黜者曰：尚相觀彼儒之所為，噫！為而善者，不其殆哉！夫儒效不易立也，不效則將孤所望。孤所望，且將疑爾儒之不足恃也。扼擊油憤，乘隙而

攻者林也。而輩之被攻陪者一人。孤上之人之望而疑爾  
儒也。吾且奈何。今即官守。慎勿挾所得。恃所眷。資出幾微於  
辭色。而所誦之書。不有有司之事乎。卿大夫之職乎。宰相之  
業乎。毋慕高遠。毋忽卑近。盡心於其所試。而我者。湛乎其  
中。存夫如是。何患乎儒之效不立哉。余之告伯庸者止矣。兄弟  
以為然。不然。歟。然之則出以示。而同年進士。嘗試自勉。又何  
患吏弊之深者不挾。而牢者不破耶。

陸象山語錄序

吳幼清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盱  
江舊有先生語錄一表。所錄不無深淺之異。此編之首。乃其  
高第。子傳季魯。嚴松年之所錄者。激肅讀之。先生之道。如  
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十年之。未有如親

見聞也。楊敬仲門人陳瑱。嘗鈔版貴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亥。  
金谿學者洪琳。重刊于青田書院。樂順携至京師。請識其成  
嗚呼。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人。同得。智愚賢不肖。無豐嗇  
焉。能反之於身。則知天之所以為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  
也。擴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至  
易而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兩深  
閔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  
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為先生之學者乎。嗚呼。晷之相近。  
若是其甚也。出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  
奮與。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其言也。

元學士文藁序

儒者以文章為小伎。然而豈易能哉。能之不易。而或視以為

易焉。昌黎韓子之所不取也。且其為不易何耶。未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文其能以純備乎。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淺。或失則晦。或失則狂。或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則繁。故曰不易能也。學士清河元復初。自少負才氣。蓋其得於天者異於人。而又浸淫乎羣經。蒐獵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類不向人。同。既而仕於內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言而已。故其文脫去時流畦徑。而能進古作者之道。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艱。明而非淺。深而非晦。不在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韓子之堂者。不於斯人。而有望與予與之交也久。今由湖廣參政赴集賢學士之召。與予遇於江州。出示近藁三帙。所得有加於前。予非能文者。喜談文者也。於斯時也。而有共談之如之何而不喜也。雖然。無迷其途。無絕其原。願共服膺韓子之言以終其身。

別趙子昂序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為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為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畫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秦。秦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兩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王曾二蘇為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

其何如。然皆不為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者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蠲稅是衣，蜺蛤是食，倡優百態，山海百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為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為文也，為一世之人所不為，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為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內為一，北觀中州，文獻之遺，是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子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夫，心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為本，與余論及書樂，識見復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變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

正稱四明戴君，戴君黃，即陵罍君，鄞陽李君。二君之文，余未

能悉知。果一洗時俗所，而上追七子，以合於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已。余之沮沒，是足進於是矣。每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余棄也。南歸有日，詩以識別。

畸人坐書癖，殊嗜流俗笑。解絃三十秋，已矣鍾期少。近賦遠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揚驛，玉色天下表。伏梅千載事，疑讖一夕了。詩文正始上，白晝雲龍矯。樂經久淪亡，黍管介毫杪。瑟笙十二譜，苦志諧古調。科斗史籀來，篆隸楷行草。字體成七家，落筆一如掃。草木蟲魚影，自植自飛跳。曲藝天與巧，誰實窺奧突。肉食肉眼多，按劍橫道寶。鶴書徵為郎，瑚璉慙清廟。班資何足計，萬世日杲杲。蹇駑厲十駕，天下君與操。

送盧廉使還朝為翰林學士序

激往歲北行。徵中州文獻東人往之。稱李徐間。衆推能文辭。有風致者。曰姚曰盧。而激所識。唯閻盧二公焉。閻踵李徐為翰林長。盧公繇集賢出。持憲湖南。繇湖南復入。為翰林學士。夫翰林之職。自唐宋至於今。壹所以寵異儒臣也。公之文名。天下莫不聞。豈以寵異之數。而為輕重哉。是蓋未足以為公榮也。然而有可以為天下喜者何也。國有大政。進儒臣議之。此家法也。公事先皇帝為親臣三十年。朝夕近日月之光。朝廷事。宮禁事。耳聞而目見。孰矣。凡宏規遠範。深謀密慮。有人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者。事或昔不然而今然。苟有議。公援故事以對。言信而有證。聽者樂而行者不疑。其與疏逖之臣。執經泥古。師心創說。而於成憲無所稽者。相去萬里也。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謂其明習舊事者也。儒之為天下貴也。用之而有益於斯世也。若曰是官也。職優而地散。秩崇而望清。步趨檐如。言論淵如。炳如也。鏘如也。如華蟲黼黻。如玉磬琴瑟。于以儀天朝。瑞盛世而已。及當世事。則曰夫既或治之。又奚庸問公不如是也。而亦非天下士所望於公也。

### 送何太虛北遊序

士可以遊乎。不出戶知天下。何以遊為。士可以不遊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遊也。夫子上智也。適周而問禮。在齊而聞韶。自衛復歸於魯。而後雅頌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齊不衛也。則猶有未問之禮。未聞之韶。未得所之雅頌也。上智且然。而况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遊也。然則彼謂不出戶而能知者。非歟。曰彼者。氏意也。老氏之學。治身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天



地萬物咸備。彼謂吾求之一身一心有餘也。而無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之學也。而吾聖人之學不如是。聖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風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数。前言往行。非博其聞見於外。雖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聞寡見。不兌孤陋之譏。取友者一鄉未足而之一國。一國未足而之天下。猶以天下為未足。而上友古之人焉。陶淵明所以欲尋聖賢遺跡於中都也。然則士何以不游也。而後之游者。或異乎是。方其出而游乎上國也。奔趨乎爵祿之府。伺候乎權勢之門。搖尾而乞憐。齎肩而取媚。以僥倖於寸進。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方也。豈有意於行吾志哉。豈有意於稱吾職哉。苟可以效攘其人。盈厭吾欲。囊橐既充。則陽而去爾。是故昔之游者為道。今之游者為利。游則同而所以游者不同。余於何第太虛之游。惡得無言乎哉。太虛以穎敏之資。刻厲之學。善書工詩。綴文研經。備於己。不求知於人。三十餘年矣。口未嘗談爵祿。目未嘗覩權勢。一旦而忽有萬里之游。此人之所恠。而余獨知其心也。世之士操筆僅記姓名。則曰吾能書。屬詞稍協聲韻。則曰吾能詩。言語布置粗如往時。所謂舉子業。則曰吾能文。闔門稱雄。矜已自大。醯甕之鷄。坎井之蛙。蓋不知甕外之天井。外之海。為何如。挾其所已能。自謂足以終吾身。沒吾世。而無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虛肯如是哉。書必鍾王。詩必陶韋。文不柳韓班馬不止也。且方窺闖聖人之經。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詎敢以平日所見所聞。自多乎。此太虛今日之所以游也。是行也。交後日以廣。歷涉日以熟。識日長。而志日起。跡聖賢之跡。而心其心。必知士之為

士殆不止於研經綴文工詩善書也。聞見將愈多而愈寡。愈有餘而愈不足。則天地萬物之皆備於我者。真可以不出戶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游。光前絕後之遊矣。余將於是乎觀。澂所逮事之祖母太虛之後祖姑也。故謂余為兄。余謂之弟云。

風憲宏綱序

馬伯庸

世祖肇建官制。興起文物。屬命御史臺。昭布體統。振肅綱維。正儀崇化。靡不緝綏。殆及列聖。繼明屢揚。寶訓亦靡不顯示。常憲儆爾有官。欽惟皇上。日月中天。燭見幽隱。紹述祖宗成法。申命臺端。嚴茲糾劾。不俾瘵官。貽憂博獨。於是臺臣協恭奉職。上体淵衷。下宣風紀。調古象魏。有法道路。有徇今國家。肅清臺綱。激引言路。其見諸訓辭者。光大深厚。粲然有章。宜編綴成書。載在簡冊。垂告內外。俾當察視。司持平者有所徵焉。既奏上制曰可。嗚呼。盛哉。凡我耳目之官。尚知佩服之毋怠。文林郎監察御史馬祖常謹序。

臥雪齋文集序

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樂之有高下。節奏清濁音聲。及和平舒緩焦殺促短之不同。因以卜其世之休咎。象其德之小大。人之於文亦然。不能彊為也。賦天地中和之氣。而又充之以聖賢之學。大順至仁。浹洽而化。然後英華之著見外者。無乖戾邪僻忿懣淫哇之辭。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於文也。雖物亦然。華之大豔者。必不實。器之過飾者。必不良。必也稱乎。求乎稱也。則舍詩書六藝之文。吾不敢他求焉。衣君德平之文。可謂美矣。優柔而不譁。典則而不質。可以施之

宗廟告之朝廷而今已死無及也。其子杲游於國學，以子嘗從其兄伯長甫官史館，而伯長甫又好予甚者也。請重序其父之文焉。噫，德平之文，世雖無知者，抑何傷乎？子杲茲又橐而歸於越山之下，一日太史占候言南方有光氣，上達於天者，其必德平之文在其下也夫。

周剛善文藁序

六經之文尚矣。先秦古文雖淳駁龐雜，時矣於聖人。然亦渾噩弗雕，無後世誕詭翫散不經之詞。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得中州布帛菽粟之常，著而為史，其言雄深。唐韓愈挈其精微而振發于不羈，嘻，文亦豈易言哉！柳宗元駕其說忿憤恚怨，失於和平。淮西雅歌晉問諸篇，馳騁出入古今天人之間，蔚乎一代之製。而學士大夫皆宗師之。宋以文名世，歐王曾三氏降而下，天下將分，衣道不得全。業文之士咸澆漓淫，清不好以經世而載道焉。皇元隆平，宣布文化，姚燧元明善，裒然在廷，以文致位光顯，而于今傳之。周剛善橐其文數十篇，俾予觀之，質實而不窳，深麗而不華，殫其思以志于文而未已者也。茲將官南方，故書以為文序而略告之。

送簡管勾叙

中書以簡君實理管勾曲阜廟學，將行請吾為送別詩叙。諾之二年，弗即與之也。及來京師，告闕里孔子廟荒圯不治，又請吾曰：今可為之也。始簡君布衣，褻然游公卿間，公卿皆禮之。雖小丈夫有所挾持不禮人者，簡君亦能使之忘其挾持而禮之。其交於人，非有鈎連濡沫之巧也，非有排難解紛之俠也。平易以坦夷和樂而靜專，年彌久而情益真也。時益躋

而義愈篤也。如斯而已矣。彙類而觀之。古之君子入道之域者。亦由於是矣。簡君讓曰。不敢有是願。先生終叙之。夫闕里廟不治。公卿大夫士之事也。子無憂其不治也。彼佛老之人。室廬觀闕。丹雘塗飾。圖所以事其師者。坎焉若不終日。公卿大夫士咸以文名而官榮。庸有不治其師之廟。而自豐其屋者哉。子當求如猷斯者。作詩以俟之。

送楊仲禮叙

王繼學

杭為郡甲于江左。宋之南為行都。地多山谷淵藪。峙而為巨鎮。匯而為廣涉。瑰竒勝絕之觀。博弘豫之俗。在方輿盛且劇。我元底真行省。蒞之以事之殷。地之重于今。視它行省。獨丞相置丞相之屬。非清彊膺時望者。不得預其司文教者。曰儒學提舉。泰定三年夏。應奉翰林文字天台楊仲禮。以選拔命往。夫杭之士風重。文士子統之。佩服整潔。出詞粲然。落筆續然。處其上者必鑑別衡折。陶良汰浮。燭其衷。斯有以服之也。行省之屬事上。皆有等威。雖大府連率。悅首趨對。唯謹。提舉官五品。登階而揖。省僚必改容禮焉。夫禮之嚴。必有以尊其學。衆之服。必有以重其德。不尊不嚴。不重不服。若曩之為是官者。吳與趙先生。巴西鄧先生。皆由侍從出。美望孚於人。楊君居史館久。文精思縟。言議濟濟。志于事功卓然。勇往之資也。士熙嘗與同僚。私灼其詳於其行也。不以易為喻。而進其難者。不以近為勸。而圖其遠者焉。交友之誼也。

唐律疏議序

柳道傳

故唐律十二篇。非唐始有是律也。自魏文侯以李悝為師。造法經六篇。至漢蕭何定加三篇。總謂九章律。而律之根莖已

見曹魏作新律十八篇。晉賈充增損漢魏為二十篇。北齊後周或併苞其類。或因革其名。所謂十二篇云者。裁正於唐。而長孫無忌等十九人承詔製疏。勒成一代之典。防範甚詳。節目甚簡。雖總歸之唐可也。蓋姬周而下。文物儀章莫備於唐。始太宗曰。魏徵一言。遂以寬仁制為出治之本。中書奏讞。常三覆五覆。而後報可。其不欲以法禁勝德化之意。皦然與哀矜慎恤者同符。史言有司定律五百條。分十二卷。即篇為卷。是已。今定次三十卷者。長孫製義疏時。固已增多。義疏出。永徽初。去貞觀應未遠。其後定令。刪格編式。各隨世損益。科條無藝。大抵皆原於律矣。然則律雖定於唐。而所以通極乎人情法理之變者。其可畫唐而遽止哉。國家立經陳紀。迪德踐猷。較諸近世之中。稽合唐制為多。故凡垂之為甲令。著之為

事。比無非忠厚惻怛之所形。累聖重光。何其甚。似乎太宗也。予嘗備數禮官陪在廷末議。見吏抱成法寘前。曰。律當如是。不當如彼。雖辯口佞舌。莫不帖。順聽。無敢出一語為異。及按而視之。則本之唐以志其常。參之祖宗睿斷以傳其變。非常無古。非變無今。然而必擇乎唐者。以唐之揆道得其中。乘之則過。除之則不及。過與不及。其失均矣。嗚呼。法家之律。猶儒者之經。五經載道以行萬世。十二律垂法以正人心。道不可廢。法豈能以獨廢哉。彼謂除參夷連坐之罪。作見知部主之條。為蕭張控制天下之一術。其論抑淺末矣。予何足以知之。曰。其理之在人心者。而竊窺之耳。江西在聲教漸濡之內。諸學經史。板本略具。而律文獨闕。予間請於廉訪使師公曰。禮刑其初一物。出禮入刑之論。固將以制民為義。而非以罔民

為厲也。吾欲求故唐律疏義，稍為正訛，緝漏刊之，龍興學官以庶幾。追還時會讀法之遺，公儻有意乎？公亟謀諸寮案，咸應曰諾。而行省檢校官王君長卿復以家藏善本及釋文纂例二書來相其役。公欣然命出公帑所儲，沒入學租錢以供其費。踰月緒成，曰執筆冠篇，而且以識公恤刑之本心。無往而不在也。若曰鑄刑鼎作爰書以取譏於世，則予豈敢。

### 孔氏譜序

揭曼碩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己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繇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且曰以考訂其譜牒，而收其所未續者。遂携之至于京師，以示諸學孔子者。俟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其重其譜牒者也。然後知重其譜牒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牒也。猶非其子孫也。而况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矣。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哉！衢路庸眾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况其子孫乎？其為孔氏之子孫亦難矣。故籠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為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為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為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為務。而况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眾，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後

者矣。子其慎之。

送王編脩代祀秦蜀山川序

曹元用

古者聖天子五歲一巡諸侯所守之國。協時定制。考禮齊政。望秩四方。山川不過第其等殺之儀而已。匪有所祈也。故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苟有所希。是利之也。烏在其為誠敬哉。秦漢以來。異端逢起。邪說並行。君天下者。惑於方士之言。汲焉以徼福為心。歲時黷山川以伸其私禱。殆若持券而必其償者。嗚呼。山川之神。其肯徇私以福人哉。今天下為家。文軌同而制度一。方伯不敢專決大政。啓中書而後行。故無所事於巡守。然聖上端居九重之中。幽無不燭。禮無不舉。歲遣使函香祠五方山川。肅焉如躬至其處也。秦定五年春。翰林國史院編脩官王瓚在中奉旨代祀中鎮祀后土。祀河瀆。又望祀西海。祀西嶽。祀西鎮。祀江瀆。在中以清貴詞臣。將命而七代其祀。亦可謂重矣。在中其恪遵彝典。勿過於豐。而有所祈。簡潔脩辭。精意以致享。山川諸神。翕然歆聖上之祀。幽明交孚。遐邇罔間。將見時雍歲稔。景福禳。有不祈而自臻者。且使西土之人。知吾君所為。越于秦漢萬也。若然。則在中為能使矣。其益慎哉。

農乘輯要序

蔡文淵

農為天下之大本。有國家者。所當先務。蓋宗廟之粢盛。軍國之經用。生民之衣食。皆於是乎出。故古之王者。親耕籍田。以為農先。俾人知務本。盡力南畝。而基太平之治也。洪惟世祖皇帝。誕膺景命。惠養黎元。立大司農司。以脩古九扈氏之政。迺詔參稽古今農書。芟其煩而撮其要。類萃成書。曰農桑輯

要若夫耕蠶之術。畜孳之方。天時地利之所宜。莫不畢具。用之則力省而功倍。刊行四方。灼有明效。逮我仁宗皇帝。克繩祖武。軫念民事。以舊板本弗稱。詔江浙省臣端楷大書。更鈔諸梓。仍印千五百帙。頒賜朝臣。及諸牧守。令知稼穡之艱難。以勸諭民。聖天子嗣大歷服。祇適先猷。特命中書左丞相臣拜住。領大司農司事。越至治改元之明年。丞相暨大司農臣。協謀奏旨。復印千五百帙。凡昔之未霑賜者。制悉與之。且勅翰林臣文淵序諸卷首。臣竊惟聖相承愛民之心。其歸一揆。老稚熙々含哺鼓腹。於春風田里間。而不知為有帝力。何其幸哉。臣抑聞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必有命世大賢。左右贊襄。而後能樹財成輔相之功。皇上宵旰圖治。垂意乎制民之產。賢相忠誠。為國慮一夫之不獲。同心同德。計安天下。誠可謂千載一時也。使在位者皆體吾君相之心。推廣是術。開導農民。履身從事。以致公私饒給。禮讓興行。還風俗於唐虞三代之隆。則聖元配天其澤。維億萬年。寧有既哉。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還。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趨厲。有經濟之志。中為賈沮。徇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用醫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



是以當死不死。可為即為。逸于淮。振于海。真不可為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它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為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為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所為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錄。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訝其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種有牛羊麋鹿狐豕。狗犬之別。釋者曰。駢若繩土文也。壤若壚土性也。牛羊若麋若鹿。積壅穢以培毓之。所以相土之宜而為之種者也。始余習其讀而未孰其事。比壯周旋。四間日與耕翁芸子遊。乃知土化之法。今昔所同。而周公作書。真悉於民事者也。青田邑萬山間。壤瘠而礪。糞種之宜。惟蜃灰為尤。蜃生海濱。風潮蕩激。委積成丘。阜山農歲駕巨艘市之。海上歸則火煨而水淬之。歲東作糞其田。而後播。微是螟蝗生藜莠。番矣。然則茲土之用蜃灰。殆亦州人土化之遺意歟。顧征商者利其贏。重邀稅入。連檣續艤。填溪塞港。率不獲以時去。畊耨為之失期。而力本者病矣。下莫之告。上亦莫之聞也。延祐乙卯。皇華至。上東陽許及翁掾天台。總府獨以聞於使者。使者即日聞之。省立罷其權。大山長谷。黃童白叟。莫不鼓

舞踊躍以為數十年沈痼之疾一日而蘇也傳曰仁人之言  
其利溥哉許君可謂仁人之言矣許君世儒家嘗更吾邑令  
去而它仕非有求於吾土者而能力陳數十年之弊以垂永  
利於無窮昔呂許公奏不稅農器識者知其有宰相志許君  
之事業其可量哉邑人念無以為許君報而求詩於余乃為  
叙其事而系之以詩曰我田之減兮我稼之昌孰糞茲土兮  
蜃灰孔良東作既殷兮千艘萬槁稂莠不作兮螟螣不戕是  
為土化兮稼政之常我田之腴兮我稼之稠孰糞茲土兮蜃  
灰是優耕者之利兮征者之牟孰稔茲蠹兮不我告敵百年  
之病兮一日而瘳顯之許君兮大岳之裔仁人一言兮除我  
宿弊大山之陽兮長川之澗老農舉首兮烏報嘉惠請詩我  
歌兮詒于世世

### 試效方序

試效方者括吾君仲元之所述也仲元資喜方壯遊江湖與  
老於醫者上下其議論其為術日精其收方日廣其切脉論  
病中否如由基之於射如庖丁之於割恢之乎有餘地者也  
仲元既以醫自負視人病瘁如己慘舒遇病者夜半扣門輒  
與治善藥不少靳王公貴人往往屈致其全活殆不可俚數  
至酌以金幣輒拂袖逕去急於濟物而不求其報故求者日  
廣其效日益多仲元既集已效之方釐為若干卷則又欲廣  
而效於人而不欲私其效於已視世庸醫得一名方秘不肯  
示人者其用心廣狹何如也鄉之先生得其方為名曰試效  
余戊午客少微連夕痼疾作仲元為投方七病良已仲元因  
索余一言識書首余謂已試之效儒者語也仲元不盡試其

效於儒而務試其效於醫豈以孔孟之道其效迂而華扁之  
術其效速耶仲元以累世文獻之家學富而材敏當道推擇  
再調文學掾儒亦一試矣乃不自喜而欲以醫名于世仲元  
之志固未易為俗人言也按天官醫師歲終稽醫事十全為  
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又次之十失四為下醫  
不試不足以見其效效不多不足以見其工儒者則不然效  
不效之具存于我試不試存乎人存乎天存乎我者不敢不  
盡而存乎人存乎天者不可必宜仲元之不能以此而易彼  
也雖然仲元急於濟物而不以術自鄙近仁厚而施而不責  
其報近義充是心也聖賢之心造物之心也已試於醫者既  
效未盡試於儒者有術獲其效耶仲元盍待諸仲元咲曰嘻  
子弗聞乎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儒而計效非  
儒者家法予益愧其言然後知昔之知仲元者進乎術而今  
之知仲元者進乎道矣故書

北斗經贊釋序

延祐戊午之良月番禺洪平仲示余道真子所集北斗經贊  
釋且致其尊公靖莊處士之命俾繕寫而壽之梓越翼月歸  
其經洪氏平仲因求余一言識篇首余惟日中見斗繇於易  
維北有斗詠於詩瓊璣玉衡載於書招搖在上著於禮則余  
嘗聞之矣若夫魁魍魎之名祈禳醮謝之典紫庭玉樞之  
訣豁落飛步之文余未之學也其將何以為說抑余因錄是  
經略究諸家所以贊釋之義大要使人知道知性返根復初  
以不失夫本心則心者究是經之大綱領也今夫斗為帝車  
運乎中央以斟酌元氣運行四時則北斗者天之心也心為

天君主乎一身以管攝衆理宰制萬務則心者人之北斗也  
斗為天之中而心為人之中自事其心者天君恭然而四支  
百骸唯心之為聽寂而常感定而常應心即斗斗即心也心  
不在焉役其天官滓其天宇而斗焉是奉雖琅函藻笈口誦  
萬過則何益矣讀是經者當知所謂北斗不在經而在心則  
太上之所以開道者接引為世津梁者期不失此心而已馮朱  
數子所以贊所以釋媿媿數萬言之多亦以明此心而已道  
真子所以廣記備述務悉此經之旨而靖莊翁又為鏡木以  
廣此經之傳亦同此心而已雖然下學可以言傳上達由於  
心悟待於言傳者累千萬言而不足得於心悟者不一言而  
有餘然則平仲之汲汲於余言而余又喋喋焉言之斯不已  
贅乎是歲日南至日書

送朱安甫遊大都序

栝距京師半萬里水浮江淮陸走徐兗舟街輿屨累數月然  
後至至則米珠肉玉旅食費良苦然午門之外東南人上遊  
其間者肩相摩武相踵也蓋其遊也未始無所求其求也未  
始無所挾儒者挾其學才者挾其文辨者挾其畫巧者挾其  
藝隨其所挾而致其求求焉而遂挾焉而獲則上書闕下朝  
奏夕召可也奏賦于虛上方給札可也浩飲新豐徒步御史  
卜越人之方唐舉之風鑑虛中之祿命與夫抱寸能負曲藝  
幸而竒中偶合皆可以仰大官而食厚祿乘堅策肥雍容都  
市者徃徃而是以故遊者日衆挾而求者日滋然挾而不一  
售求而不一獲悵悵而徃貿貿而歸者亦其少也耶其亦有

命存乎其間耶吾里朱安甫將有薊門之行踵門而告予曰  
吾少慕司馬子長之遊將游藍峯名山大川以昌吾氣願吾子  
一言之張之也問其有求乎曰無有也有挾乎曰無有也安  
甫世聞家少有能詩聲而又工於分隸之書挾是當必有賞  
音者乃恂恂若無有而以子長之遊自詭其志可謂壯哉雖  
然吾將進子以孟氏之遊可乎孟氏固周遊四方者也其語  
宋句踐以好遊則曰尊德樂義云耳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云尔夫道義性也求在我者也窮達命也求在外者也子知  
求諸性分之内而不必求諸命分之外雖幽居環堵而其遊  
廣矣况半萬里遠耶子學為孟子徒也故於安甫之請不敢  
置道義而言他延祐庚申孟夏上澣

送王明府序

士大夫七十而致其事禮也然而有不得謝者國家則有筋  
力未衰之令焉蓋下之人以義處禮故雖其力之未衰而必  
於去上之人以仁處禮故雖其年之已及而不必其去是以  
為士大夫者不至於失已而為國家者不至於失人茲非所  
謂兩得之者耶吾於明府王公之歸敢著其語以為公贈公  
東平世家來尹茲邑凝重有則清介不緇嚴於吏而緩於民  
不少假借於武斷豪舉而特嫗煦於柔善窮弱下車未幾百  
里改觀於是藏奸宿蠹腹敗枝披匿役逋租旬輸月應政通  
化洽歲豐俗阜大山長谷之民舉手加額以為數十年來所  
未有然公自以年及終更而上挂冠之請者屢焉吏民間之  
輒頰蹙相語公柰何去我公柰何去我則相率控于大府大  
府為勉留者數四已而迄受代去嗟夫吾自有識閱世吏孰

矣徃徃年至耄及而朶頤微祿戀不能捨皆是也公年雖七十而精強如四五十人耳目聰明血氣堅凝視師尚父衛武公年數未也公曷為遽去天之生材不數郡若縣得循良吏亦不數幸而得其人焦涖一邑則一邑受其賜上而一州則一州受其賜又上而一道則一道受其賜又上而為卿為相則四海受其賜故必於去者雖公之私願而不必於去者天下之公願也國家求賢致之如不及其愛人亦致之如不及豈其遂一人之私而奪天下之公者哉然國家不以義處禮而以仁處禮斯在上之人矣天下聞王公之處已以義而國家之處王公也以仁則必曰王公之知止足之道如此王公之難進易退如此王公之請命足以風厲世之士大夫如此則又曰國家之愛賢如此國家之獎濟良之吏如此國家之愛赤子不忍奪其父母如此斯所謂兩得之也由前而言不敢私其願於王公由後而言將公之願於生人也惜乎吾賤且病不能截鐙以留又不能扣關以請姑著其說以待上之人自擇焉

贈洪愚溪相師序

劔川多方術士士以術遊江湖肩相摩袂相接也大要地理家為尤盛祿命家次之談風鑒又次焉余每觀古今方術家以地理祿命著史傳家不能一二而唐許之學捷出奇中頗班見焉蓋地理取必於地祿命取必於天而相者取必於人故其學眎他術為近抑予有猜焉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非以其形之獨秀於物與其性之獨靈於物歟今為相者之說曰必龍而瞳必燕而頷必虎而頸必犀而顛必鳶而肩

必然而壯必鳳而姿必龜而息如是而後貴如是而後富如是而後壽審如是是以貴於萬物之人顧不能無賴於形之肖夫物也夫形欲肖夫物而性亦可淪於物矣非仁無居也非義無由也非禮無立也性也其所居而仁矣所由而義矣所立而禮矣韋褐之素猶袞驚也簞菽之甘猶麋豹也金革可衽湯火可蹈可以誼死不可以幸生也夫是而後為盡性性盡不淪於物性不淪於物而形獨奚羨於物乎是故君子不于其形于其性愚溪洪君劍川之善風整者也與余遊幾二十寒暑余之窮猶故也而洪君每過余輒留連累日且索余文不置洪君之於余其亦不于其形而于其性者耶余無以塞其請故序其說以贈

送程仲達詩序

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儒以道得民二曰吏以治得民夫儒與吏治與道一而已矣儒而知治則儒非迂吏而知道則吏非俗兼而具者賢也程君仲達以平原望族來掾東甌甌大府也幙下俊又如林仲達以材譖奮其老氣軼群欲空萬馬其長材治劇欲剽九犀其清標邁俗欲吸沉瀝而飲騰汗漫而遊也中川故多佳境孤嶼之風烟九山之圖畫自公多暇盡屬吟筆好事傳誦不釋口斯其以儒飾吏者與當道推轂遂有閩府憲幙之拜霜臺屹立繡斧光華九仙道山平挹霄漢仲達又將以贊籌畫幙之材而施之觀風揮電之手閩山七聚殆將受其賜乎雖然甌閩壤接不逾千里重厓復嶠九折非難銀海鯨波三神在望則凡乎居遊從之素得無動陽關三疊之懷於是相屬為詩以餞而俾余序余謂





卷之二